

魔中魔

上官云飞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魔 中 魔

上官云飞 著

(一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九月

魔 中 魔

上官云飞 著

(三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九月

魔 中 魔

上官云飞 著

(四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九月

责任编辑：石逢松

封面设计：龙 飞

魔 中 魔

上官云飞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印张：37 字数：760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636—5

I·614 定价：17.80元（全套四册）

内 容 提 要

朝廷一品命官之子上官宗甄，自幼厌倦宦海沉浮，不图荣华富贵，独爱刀枪棍棒。几经多位名师指教，艺熟德成，浪迹江湖，立志抱打天下不平，扫尽武林中之邪魔。为除邪魔“黔中四豪”“十三友盟”，上官宗甄集文才武略于一身，掌剑天下纵横，前后又获几位绝代佳人之爱，共赴艰辛，在众武林前辈相助之下，出生入死，平罢江湖，然而，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：他的前辈宗师竟是邪魔中的一魔……。

本书洋洋80万言，笔法流畅实兀，情节迭宕，扣人心弦，既有艳女的缠绵柔情，又有侠士的豪爽大度，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侠义小说。

第一章

贵州黔中，傍晚的时分，恼人的苦雨刚刚停了，树枝上残余的雨珠仍在滴落着，滴在松软的泥土上，也滴在离人的心弦上！

崎岖的山道上，突地驰来了两匹骏骑，马背上驮着一双劲装骑士，他们的衣服都是水淋淋的，马身上也滴着水，还冒出丝丝热气，证明了他们赶得很急！

马到一个崎岖的山道岔口上停止了，罗仙客一面抹着脸上的雨水，一面沉吟踟蹰，像是无法决定该走哪个方向！

上官宗甄焦灼地道：“怎么！罗大哥！你不认识路了？”

罗仙客困惑地摇着头道：“是的！我还是在十年前追随家师时到过骆家堡，印象十分模糊，因此也无法决定哪一条路是正确的。”

上官宗甄道：“黔中四豪在武林颇有名望，随便找个人家问一下不就得了，这事情可不能耽误，若是中州的消息早到了一步，他们有了准备，对我们可大为不利！”

罗仙客苦笑道：“老弟说得倒容易，我们这一路行来，沿途可曾见到几户人家？这等穷山僻野，一连几十里都罕无人迹！”

上官宗甄烦躁地道：“那我们只好碰碰运气了！”

罗仙客摇头道：“那可不太妥当！此地都是山道，一时出错，最少得两三百里才能回头，耽误下来，就是一天行程。”

上官宗甄焦灼地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等在此地！”

罗仙客沉思片刻，指着一条路道：“骆家堡位近东南，这条中的成分大一点！”

上官宗甄也不答话，催马直驰而前，罗仙客追上道：“老弟，我只是猜测而已，却不敢说有把握！”

上官宗甄头也不回地道：“管他呢，反正我们总要前进的，那怕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这批恶徒结清旧帐！”

罗仙客略一迟疑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其实骆家四兄弟并不算太坏，他们最多是办事不明而已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像老弟对付马思骏的手段……”

上官宗甄冷笑一声道：“以他们对待我恩师与白前辈的行径，简直是万死不赦，我只剜了马思骏一双眼睛还是便宜的，只可惜马思骏溜得快，否则我非割掉他的舌头不可，看他再挑拨离间，颠倒黑白！”

罗仙客默然片刻道：“中州二杰名誉本来不太好，老弟那样对待他们自不为过，黔中四豪可还有点侠名，老弟是否能宽容一点……”

上官宗甄摇头道：“不行！这四人尤其该杀，中州二杰不过纵子为恶，溺爱不明，所以只剜目断舌，就算是惩罚了。这四人非身首异处，不足以报前辈之仇，白玫瑰老前辈有一本小册子专记武林人物的劣迹，他们列在首诛之内，若不是白前辈失了功力，早就要找他们了！”

罗仙客一惊道：“家师与骆家兄弟私交甚笃，却不知他们

有甚大恶……”

上官宗甄冷笑道：“表面上装着善良的人，暗地里卑鄙的事也最多！”

罗仙客诧然道：“老弟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上官宗甄摇头道：“不行！我答应过白前辈，除了见到她们本人外，绝不宣扬他们的丑事，这也是白前辈的忠厚处。她一生锄奸诛邪，却不肯说明理由，甘愿受着众人的误会，她把未了的事交给我，我当然不能辜负她！”

罗仙客叹息道：“江湖中盛传白玫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人，却不知她老人家竟是个仗义诛邪的正侠……”

上官宗甄慨然道：“豪侠之士，行事但求心安，根本不在乎人间的毁誉，白前辈将她未了的事交给我，我真怕会辜负她老人家，那本册子上所列应予诛戮之人，多如天星河沙，我这一支剑，真不知要磨得多利才能杀尽！”

罗仙客大惊道：“会有这么多？”

上官宗甄叹了口气微微点点头算是回答。罗仙客不敢追问那册子上的名字，他知道问也没用，可是脸上却泛起忧色。

上官宗甄刚好回头看见了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罗兄请放心好了，贵派只有令师叔一人名列杀录簿，白前辈自己已经完成了！令师长春真人深明大义，未予追究，因此你我今后绝无为难之处！”

罗仙客脸色一宽，轻轻笑道：“家师一生耿直，我倒不担心这点……奇怪！白前辈自己也有传人，她未了的心愿，为何不交给李姑娘代行！”

上官宗甄道：“此事恕难奉告，而且李姑娘本身也不知此

事，罗兄日后若是见到了她，千万守密！”

罗仙客愕然地点点头，他忽然又想起一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愚兄还有一事不明，月前老弟与马思骏动手过招时，未出三式，即已剜出他的一目，功力较在扬州时好似高出许多！以老弟现在的身手，扬州桥畔，独当众人也不至于落败，老弟为何藏技不露，坐令惨剧发生……”

上官宗甄长叹一声道：“天意如此，说也无益，罗兄不必多问了！”

罗仙客连问了几个问题，都没有得到答案，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变得越来越不可解了。

罗仙客略一审视道：“错了，我们走错了路，这儿是苗村！”

上官宗甄望了他一眼道：“罗兄怎么知道的！”

罗仙客指指那些茅屋道：“只有苗人才将草屋盖成圆顶，只须一看型式便可知！”

上官宗甄微微一笑道：“罗兄是故意将我带到此地来的吧！”

罗仙客红着脸道：“我说过不太有把握，十年前的事怎会记得那么清楚，而且我在指路时，老弟也决定得太快……”

上官宗甄微笑道：“罗兄不必解释了，我知道你对黔中四豪的私情仍在，扬州桥畔诀别时，你隐而不出，就是避免跟他们见面，一入贵州境内，你借口下雨，慢慢地拖延行程，一路上有许多岔路您都没走错，偏偏到了最后错了，兄弟就是再傻，也出来了！”

罗仙客讪讪地道：“老弟请多原谅一点吧！愚兄十年前随家师在黎家堡时，蒙他们多方优待，实在不忍心见他们受戮

于剑下!”

上官宗甄正容道：“是非不可不明，正义不可不张!”

罗仙客叹息道：“假如他们确有取死之道，愚兄当然不能阻挡老弟……”

上官宗甄肃然道：“他们绝无可恕之处，兄弟是念在罗兄一片善意，才故作受愚，走入错路，多出两天时间，让他们好作准备，不过生死在天，他们能否利用这两天的时间，自求活命之途，那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!”

罗仙客将手一拱道：“多谢老弟，愚兄替他们尽点心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，以后的事，愚兄也管不了许多!”

上官宗甄轻笑一声，一面纵骑向茅屋行去，一面大声道：“人到该死的时候，凭谁也救不了。反之，人若不该死，凭谁也杀不了，罗兄不用谢我，吉凶自有天定。”

说着已到了茅屋之前，伸手就去敲门，才敲了几下，草扉已经自内呀然而开。

上官宗甄本来对于半夜扰人清梦，心中感到很是歉疚，可是人困马饥，舍此别无它策。

然而门开之后，屋中人居然尚未就寝，那茅屋前后隔成三间，最前面的是客房，约摸五六个女孩子都聚在那儿做针线，开门的也是个十八九岁的女郎，服饰虽异，长相却颇为清秀!

上官宗甄虽然出身富贵，家中不乏俊婢美姬，却很少与女人打交道，尤其是女孩子，更疏于交往，此刻面对一大群妙龄少女，他不由怔住了，呆呆的连话都不知如何开口了……

还是那开门的女郎比较大方，她笑吟吟地说道：“官郎请

进来吧！”

上官宗甄讷讷地道：“我们赶错了地方，天又晚了，冒昧前来打扰，姑娘这儿不太方便吧！我们另投别家好了……”

那女郎笑着拉住他的胳膊，微带不悦地道：“官郎说哪里话来，我们房屋虽小，然而待客之情，却绝不比别家差，官郎若是改投到别家去，叫我们以后怎么见人呢！”

上官宗甄闻言一愣，罗仙客也下马赶了过来，笑着把他朝门里推，还低声地对他解释道：“苗家最是好客，我们既然敲了这一家门，就无法再作更改，否则他们会认为是奇耻大辱……”

上官宗甄身不由己地进到屋内，那些女孩子们都笑嘻嘻地收起桌上的针线，捧茶倒水，忙着招呼他们！

最先的那个女郎更是起劲，一面命人到后面去整治吃食，一面亲手捧上两盏热茶，笑吟吟地道：“官郎与客人一定很饿了，请先用杯茶吧！酒菜马上就好，我们真荣幸能接到两位贵客！请问贵客尊姓大名？”

上官宗甄将自己等的姓名通报了之后，又道：“深夜打扰姑娘，实在不安极了，请不必费事，我们随便有点东西裹腹就够了，请问姑娘府上还有什么人？”

他因见满屋都是少年女子，觉得十分拘谨，女郎捂着嘴娇笑道：“我还有父母，不过今天他们都不在家，其余那些都是我的表姊妹，她们的家都住得很远，为了赶明天的大会，借住到我家来，只好把爸爸妈妈都赶走了，我叫桓温娃！官郎就叫我的名字好了，不要太客气！”

上官宗甄也知道苗家姑娘比较天真大方，对于男女之间的礼数不太拘束，便笑着叫了一声：“娃姑娘！”

顿时屋中的女孩都哈哈大笑起来，尤其是桓温娃，更笑得花枝乱颤，上官宗甄不知道她们笑些什么，十分尴尬！

桓温娃笑了好久，才止住笑声道：“我们苗人别无姓氏，只有一个名字，我叫桓温娃不是姓桓的意思，我爸爸叫瓦连，照官郎的叫法，就会变成桓瓦连，听起来就成了你们汉家所说的娃娃脸了，那该多有意思啊！”

上官宗甄满脸飞红，讷讷地道：“那真太不好意思了……”

桓温娃爽朗地笑道：“不要紧！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，自然怪不得官郎！”

这时已有两三个女郎从后面端出酒菜来放置在桌上，菜肴十分精美，酒也异常香烈。

桓温娃亲手把盏，殷勤地道：“今天很匆促，无法好好招待二位，到明天我们姊妹们每人做一样拿手的菜，保证二位吃得满意！”

上官宗甄感激地道：“姑娘不必太费事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告辞的！”

桓温娃怫然不悦地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官郎远道而来，不参加跳月大会就走，岂非太看不起我们了！不行不行，无论如何也要过了明天再走！”

上官宗甄正要推辞，罗仙客已笑道：“据说跳月大会是苗疆每年的盛事，难得遇上，老弟何妨不多留一天！”

上官宗甄知道他又在替黔中四豪制造机会，多给他们一天的时间，口头上却无法指出来，只得一笑置之！

桓温娃以为他答应了，十分高兴地道：“明夜的大会上有官郎参加，一定可以增色不少，尤其是我们能邀请到官郎这

种客人，真是莫大的荣幸！”

那些女郎也十分兴奋，纷纷看着上官宗甄，使的上官宗甄十分窘困，乃讪然地问道：“跳月大会是怎么回事？”

罗仙客神秘地一笑道：“明天是中秋，也是苗疆中月神的祭日，到时歌舞欢腾盛况空前，老弟必须身历才知其妙！”

上官宗甄想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们同样是客人，怎么她们对我要特别挽留呢？”

罗仙客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弟年轻英俊，自然处处受人欢迎，不比愚兄又丑又老，今夜愚兄蒙受优待，也是沾了老弟的光！”

上官宗甄听他说得很不像话，方自有些不悦，恒温娃却毫不以为唐突，高兴地道：“罗客人说得太客气，我们苗族最崇拜勇士，像客人这样魁伟，一定大受欢迎，明天担保你不会寂寞的！”

罗仙客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一生中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恭维，难为姑娘如此夸奖，我倒要敬姑娘一杯酒！”

说着举起杯子，朝恒温娃扬了一扬，恒温娃大方地抢过上官宗甄的杯子斟得满满的，罗仙客一仰头，将酒干了下去，然后伸出两个指头盖在杯口上微笑道：“我已把意思尽到了，看姑娘如何表示吧！”

恒温娃怔了一怔，目注上官宗甄，眸子中闪着异样的光彩，半晌之后，才轻轻地吐出一句话：“谢谢客人！我不会辜负您！”

语毕徐徐引杯就唇，只喝了一半，又将那半杯剩酒推到上官宗甄面前，温柔地道：“官郎！我敬你半杯酒！”

上官宗甄对她的行动大感意外，看那半杯酒本来是淡青

色的，此时已为她唇上的胭脂染成微红，他不禁微微一怔！

桓温娃见他未接杯子，脸色一变道：“官郎不肯接受我的敬意？”

上官宗甄讷讷地道：“姑娘，我们的礼俗不同，这样似乎太唐突了！”

桓温娃神色潜然泪下，四边的女郎们也异常肃穆，目光炯炯地瞪着上官宗甄。

上官宗甄见她们一下子都变了态度，不禁诧然问道：“罗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罗仙客庄重地道：“桓温娃以苗疆中最尊崇的敬礼对你，老弟若不接受，这是她的奇耻大辱，只有一死以谢了。”

上官宗甄大惊道：“这是从何说起……”

罗仙客继续道：“苗俗认为处女的嘴唇，是最纯洁神圣的象征，所以那半杯残酒，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敬意……”

上官宗甄虽然无法相信，可是看到桓温娃与诸女的神色，知道这已不是开玩笑，他万般无奈地端起酒杯喝了下去。

女郎们爆出一声欢呼，桓温娃感激万分地在上官宗甄的手背上亲了一下，含着眼泪低低地道：“谢谢你，官郎！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！”

上官宗甄讷讷地有些莫知所从，那半杯酒在肚子里热辣辣的，口中也甜丝丝地留着一丝余香。

桓温娃此刻变得无限温顺，盈盈起立道：“官郎旅途辛苦，还是少喝一点吧，后面有床铺，你们快吃了去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好痛快的玩一下！”

上官宗甄骤感十分疲倦，但还是笑着道：“我们占了姑娘

的床铺，你们怎么办呢？”

桓温娃柔笑道：“我们不睡，还得赶夜工呢？”

上官宗甄知道她们要继续做针线活，不禁微笑道：“姑娘们可真勤快！”

桓温娃笑道：“一连十天的大雨，我们以为明天的跳月大会要开不成了！所以都无准备，谁知到近晚的时候，雨突然停了，大家不得不临时加工，现在村子里哪一家的姑娘不是在忙呢！这都是官郎带来的好运气！”

上官宗甄这才明白何以到了深夜，此地仍是灯火莹莹，原来都是在赶制参加盛会的新装，他不禁微笑道：“那你们早些制好了，备而不用不是一样吗？”

女郎们又咕咕地笑了起来，上官宗甄知道自己这句话又讲错了，正自后悔，桓温娃婉然解释道：“官郎不明白我们的风俗，这一件新衣对我们的关系极大，一定要有把握穿上身才可以动手缝制，若是做好了不穿，会终身不幸的。所以我们到现在才开始，但愿上天保佑，明天给我们一个晴朗的好天气。”

上官宗甄见她忧形于色，连忙劝慰道：“姑娘放心好了，明天一定会有好月亮，月到中秋分外明，客地逢佳节，能欣赏到你们的轻歌妙舞，该是我此生最愉快的一件事。”

罗仙客大笑道：“对了，记得扬州的歌妓们，常唱宋代苏大学士后阙词，叫做什么水调歌头，也说的月亮，只可惜愚兄粗解文字，别说是领略词境了，就连歌号都记不清楚，老弟为江南第一才子，想必一定知道的！”

桓温娃眼中异光突闪，笑着道：“真的吗，官郎唱给我们听一下好吗？”

她的表姊妹们也附声要求，上官宗甄情不可却，只得清了清喉咙，然后以他那低沉而富于魅力的嗓音唱道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；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；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何事常向别时圆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”

歌声在令人沉醉的旋律中结束了，屋中静静的没有半点声息，这些女郎们都被他的歌喉与词境迷住了。

上官宗甄唱完歌后，觉得疲倦更甚，不禁伏案沉沉睡去，很久之后，桓温娃才被他轻微的鼾声从沉迷中惊醒！

她的脸上犹自爬满了泪痕，深情地望着上官宗甄，不自禁地伸手抚着他的头发喃喃地道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这情调太美了……官郎，你醉了！我扶你进房去休息吧！”

她双臂轻挽，上官宗甄那不算太矮的身躯托在她手中居然十分轻松，步履姗姗地走向后面去了。

罗仙客轻轻一叹，神情中微有一丝歉意，当桓温娃再次出来时，他立刻赶上前拱着双手笑道：“恭喜姑娘，得了个如意郎君！”

桓温娃幽怨地一叹，心事重重地道：“罗客人，他家有妻子吗？”

罗仙客摇头道：“绝对没有，但愿你能用柔情牵住他，使他永不离开你的身边，把他交给你这样美丽的姑娘，我也算尽心了！”

桓温娃仍是摇头叹息道：“我却不敢那样想！虽然我对他